

活叶文学作品选



湖北人民出版社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九六五年八月第一版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第二次印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定价：0.46 元

目 录

开顶风船的角色 (小说)·····	任斌武 (1)
五十大关 (小说)·····	林 雨 (15)
高山峻岭 (小说)·····	张春熙 (33)
公社书记 (小说)·····	郭澄清 (51)
“铁笔御史” (小说)·····	王杏元 (63)
钟声 (小说)·····	陈桂珍 (73)
路考 (小说)·····	张天民 (84)
蕾姐 (报告文学)·····	丁一三 (103)
两个稻穗头 (故事)·····	徐道生、陈文彩原作 钱昌平讲 (111)
白雪红心 (故事)·····	农民李泉源口述 沈鸿云整理 (120)
重返杨柳村 (诗歌)·····	陆 瑛 (126)
小保管上任 (采茶戏)·····	马正太、吴有汉执笔 (129)
画像 (相声)·····	马 季 (155)

附录:

往生活的深处开掘, 真正理解英雄人物·····	任斌武 (171)
在实践中学习 在斗争中提高·····	林 雨 (181)
——学习写作的一些体会	
方向对头 越写越好·····	铁道兵王雪生 王果清 (192)
——谈林雨的短篇小说创作	

开顶风船的角色

朱其武

海防委员会组织的射击比赛大会很快就要开幕，团里交给我一项任务：去小鹰山选拔一名真正过得硬的射手，代表小鹰山出席大会。

说起来也实在巧，不早不迟，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象一阵风似的传开了一个消息：神枪手鲁牛子倒台了。这消息真是出人意外，在远近几十个大小岛屿上，谁不晓得百次射击百次优秀的鲁牛子？谁不晓得他那一口气打落三只海鸭的快三枪？常言道：“耳闻是虚，眼见为实”，鲁牛子创造射击优秀成绩那阵子，我正下放在小鹰山当兵，而且同鲁牛子是同班战友，一道尝过甘苦，共过喜忧。因此，接受了任务之后，我很自然地把鲁牛子当作一个主要选拔对象来考虑。打心里说，我怎么也没料到他会倒台。可是，无风树不摇，无风不起浪，那消息说得有根有梢，说牛子打今年以来，射击成绩突然下降，在最近岛上组织的选拔赛中，又输给了西端小分队的陈冬春。原因么，说主要是练得不勤了。

小鹰山是个偏僻的小岛子，东西两端分驻两支独立小分队。

鲁牛子就在岛子尽东头的东端分队。我上岛时，西沉的太阳已经偎近山岬，随风送来一阵阵翟翟的哨子声。举目望去，东端分队的操场上，正在进行一场紧张的篮球赛，双方队员正在拼命地追逐着、争夺着、叫嚷着，真是“寸土不让”。我知道牛子是小分队里的“头号球迷”，经验早告诉了我：听到哨子叫，就上球场找，保险没错。于是，我抄着小路直奔球场。近前看了看，完全出乎意外：牛子不在。一个站在场外看热闹的战土告诉我说：“他呀，如今改行啦，尽关在屋里头学大姑娘哩！”我听了好生奇怪，心里说：鲁牛子难道真的变了样？我没有打搅运动场上的人们，径直来到了营房里，打算找牛子聊聊再说。

那时，正是吃饭后的游戏时间，宿舍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响动。我进门一瞅，发现靠里边角落那张双层床的底层，坐着一个战士，正低着头做针线活儿，腰背弯得象张弓，可头还是紧抵着床顶儿。一看这份个头，我就猜了个八九：准是鲁牛子。走上前一瞧，可不，一张黑古溜秋的脸膛，两道又粗又厚的眉毛，正是他。好家伙，在上袜底呢！他用那又粗又硬的指头，满把攥着一枚绣花针，东一针西一针地缝着，不知是累的还是憋的，嘴巴闭得紧紧的，鼻孔里吭嗤吭嗤直往外出粗气，牙根子咬得咯吱咯吱山响。看着这副姿态，不禁使人联想起“黑李逵乔扮娇娘”的故事来。我忍不住噗嗤笑了，上去朝他脊梁上揍了一拳头：

“唏！你这出的什么洋相？”

牛子楞怔了一下，一双黑乎乎的大眼睛朝我忽闪了忽闪，咧开大嘴笑着：“哟，哟……你，你到我们这里干什么，你？”

“哦，有你这大名鼎鼎的神枪手，我不来看看还行！”

“哟，哟，开什么玩笑，咱有什么好看的！”

说着又低下头做起他的针线活来。我凑近细看了一眼他手里

的那只袜底儿，针角儿歪三扭四，七长八短，简直不成个样子。我毫不客气地迎头给他泼开冷水了：

“算了吧，你这大粗指头玩不得丝线，别遭这份洋罪了！”

“慢慢来么，兴许把它磨细了呢。”

“噢哟，稀罕！”我简直不敢相信这话是从牛子口里说出来的，怀着几分惊疑的心情，细细端详我眼前的鲁牛子。他还是那股楞头楞脑、憨里憨气的劲头。我脱口问：“牛子，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一套了？”

他咧着嘴笑了笑，没响。扯了几句闲话，我就单刀直入地询问起射击情况来了。他毫不思索地回答说：“可不，差得远哩！”

“差多少呢？”

“不及格。”

“不及格？不至于吧？”我心里这样想着，就顺口讲了出来。

鲁牛子没吱声，顺手从床头上拿起了一支骑枪递给了我。我茫然地接过来，上下打量了一会儿，只见枪托上贴着一张小小的成绩纪录表，表上的小方格里画着一行“▲”和“×”的记号，其中“×”号居多，无疑这是一种不及格的标记。因为怕伤害了这位老战友的自尊心，就没有再追问下去。我把枪轻轻交给了他，把话转了转弯，说：

“听说你跟西端分队的陈冬春比赛了一场？”

“嗯，人家五发五中，我只中了三发。”

“哦？——那”他的回答使我心里嘎登一震，“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还不简单，”他胸有成竹地回答说，“技术不过硬呗。”

话谈到这里就不前不后地抛了锚，看来一切都象传说的那样，鲁牛子是不行了。我困窘地呆了好久没搭上腔来。牛子还是不紧不慢地上着袜底儿。眼瞅着他一针一针好不容易把一只袜底上

完了，我跟着舒了口气：“嗨——可别再遭这份洋罪了！”谁知道，袜底上完之后，他连看都没看一眼，又嗤啦一声撕掉了。我定睛一看，原来他手里那只线袜还是崭新的，根本就沒破。我惊疑地问：

“咦？你这搞的是什么名堂？”

“搞什么名堂？”他瞅瞅我，神秘地笑了笑：“开顶风船嘛，不是？”

“开顶风船？唔——你还开顶风船啊！”

鲁牛子一句话唤起了我的记忆，二年前那个“开顶风船”的角色又在我的脑际活现起来……

二

两年前的春天，我下放在这个小分队里当兵。我们班里补来了一个黑铁蛋似的新战士，比现在的牛子矮一头，小家伙楞头楞脑，一身牛劲，来到班里整天摸摸这个，动动那个，一双手怎么也不肯闲着。我觉得这小鬼挺有趣，搭讪着问他：

“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儿？”

“牛子！”一双黑眼睛朝我忽闪了两下。

“几岁了？”

“十八！”

“在家里干什么？”

“抠鱼！”

几句话就象一块块梆硬梆硬的石头蛋子，噗通噗通朝我扔了过来，逗得全班同志好一阵笑。可牛子自己一点也不脸红，一双大眼瞅着大伙，板着个脸儿，瓮声瓮气地说：“开什么玩笑，抠鱼怎么啦？就是抠鱼！”

在欢迎晚会上，班长叫大伙互相介绍介绍。同志们都把自己的名字、性格介绍了一番。轮到牛子了，他没头没脑地介绍说：“我没有性格，阿爹说我是个‘开顶风船’的，我就是个‘开顶风船’的！”几句话又把全班同志逗笑了。

谁说牛子没有性格？他是渔民的儿子。大海把他陶冶成大海的性格：表面看来静静的，不声不响；其实他生就一副“开顶风船、撒迎头网”的脾性，象一匹烈马一样地急躁、暴烈。要办的事，非一口气办成不可；想学什么，非一把抓到手不成。来到部队，枪刚发到手里，就想当神枪手。可是，事实是一点也不给人留情面的，牛子第一回上靶场，不折不扣地推了个“光头”。那天打完靶面到营房，忽然发觉牛子不见了。根据他的脾气，我顺着原路回到了靶场。果然不出所料，他正坐在海边一块苜蓿地里憋气哩，枪靠在肩膀头上，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远处的大海出神，眼角里还挂着两颗黄豆大的泪珠子，一只手在不自觉地扯着苜蓿叶子，地上已经扯了一大堆。我上前操了他一把：

“好个牛子，靶没打好，还在这里破坏群众纪律，好啊！”

“开什么玩笑！”他把身子一扭，转了个方向，又朝着那边发楞去了。

鲁牛子就是这么犟，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好在一边坐下来，挖空心思地开导他。开导了半晌，他气乎乎地说：

“你说，那么大的靶子，我为什么打不上？”

“这很简单，你的技术不过硬呗！”

他撩起衣袖把两颗大泪珠子一把抹去：“好，你说吧，怎么就过硬啦？”

好大的火气，听这话味，就象我不让他打好靶似的。我告诉他，马上要打第二练习了，第二练习是无依托射击，顶要紧的是

必须把臂肘练硬。嘿，这一提不要紧，鲁牛子那股“开顶风船”的犟劲可就来了：人家攀单杠练臂力，他嫌不过瘾，索性成天价吊在双层床上荡秋千；人家趴在地上练拐肘，他嫌不解渴，干脆抱起拐肘子朝石头墙上撞，棉衣袖子绽出棉花还是撞，棉絮撞透了露出拐肘子，他还照样撞……。谁若是问他：“牛子，你为什么要当神枪手呢？”他狠狠瞪你一眼，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当个海防战士，枪都打不好，那还算个啥东西。我就是要争这口气！”这番“顶风船”总算让他开着了，就从那个第二练习起，鲁牛子那优秀的射击成绩就开了纪录，不久就练成了“铁优秀”，当上了神枪手。打那以后，“开顶风船的角色”这个称呼，也随之在小分队里传开了。

怎么会想到，鲁牛子如今竟然象大姑娘似的玩起绣花针来了呢！谁会晓得他这又开的是哪份“顶风船”？

我跟牛子拉着呱，不知不觉天色已经晚了。回到值班室里，见小分队的分队长徐进少尉早已回来了，于是又跟他简单扯了扯。我一提到鲁牛子，徐进少尉就怀着明显的抱怨情绪对我说：“他还是那股犟劲，真是生性难移，神仙也没法治。”他告诉我的情况是：鲁牛子打今年由海防委员会集训回来，一得空就盘腿打坐地做针线；要不就端着支枪不声不响地趴在地上，既不练瞄准也不练击发，就象被钉子钉在地上似的，一趴就是半晌。就这么，射出成绩急遽地下降了。谈到前几天跟陈冬春比赛的事，徐进少尉说：“进入阵地之后，磨蹭来磨蹭去，直磨蹭了好久，结果只打了三枪，裁判员的哨子就响了，限定的时间过头了。这个兵整天不吭不响的，真有点叫人捉摸不透，你跟他谈谈，他只会傻笑……”

听了徐进少尉的这番介绍，我觉得这其中必有文章，武断不得。因而，我建议明天由我做裁判，组织牛子与陈冬春重新比赛

一場，还是按海防委员会规定的条件，打海上动荡目标。这个建议得到了徐进少尉的支持。

三

变幻莫测的海岛气候，象是故意给我这个当裁判员的出难题，刚过午夜海上又起了大风。天还没亮，我就被门外呜呜的风吼和山下哐啷哐啷的浪涛的啸声闹醒了。

吃完早饭，我，牛子，还有徐进少尉等人一起来到了海边。西端分队的陈冬春他们已经等在那里了。我停住脚朝海面上瞅了一眼，好家伙，海浪借着风势涌起一片腾天的浪峰，远处两只隐约可见的小靶子跟空中飞人一般在浪涛中窜上窜下，仿佛在存心和我们挑战。射击场上的信号旗被风卷得呱呱直响，它告诉人们，今天刮的正是那种使射手头痛的横风。

看着这风，瞅着海上的靶子，有人一再提议改期举行这场比赛。

我也有些犹豫了，风大浪高能不能打好？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射击，得靠射手自己用实践去摸准“修正量”，因此最先射击的射手必定吃亏。而参加比赛的只有两个射手，一弹之差，就足以决定胜负。该让谁先打呢？我反复端详着眼前的两个射手：鲁牛子枪靠右肩坦然地坐在地上，眼睛盯着海上的小靶子，默默地等待着命令，仿佛一切都不在话下；陈冬春蹲在沙滩上，手里拿着一块石片往地上划着，似乎正计算着什么。这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也是个不说不道的人物。听人们介绍，他虽然是个“后起之秀”，可也练得一手呱呱叫的硬功夫，尤其是对海上目标的射击，更是拿手好戏。这场比赛可真是势均力敌。打心里说，我在暗暗为牛子担心。

我正处于迟疑不决的时候，耳边响起了憋声憋气的报告词：

“报告裁判员，射手鲁牛子射击准备完毕！”

我转眼一看，鲁牛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进入了阵地，端着枪朝目标瞄了好一阵子了。我信口问：

“怎么样，牛子？”

“打！”牛子的语气果断而又坚定。

“好！”牛子促使我下定了决心，我决然地把手里的指挥旗往空中一举，发出了射击口令。

牛子不知是没有听清我的口令还是怎么了，好大一会没有开枪，我又把口令复述了一遍，他还没有开枪，直到最后的一刹那枪才响了。我举起望远镜一看：糟，靶子上没有找着弹着点，这第一枪恐怕是脱靶了。我连忙喊了一声：“停！”让牛子停止了射击，把情况告诉了他。这一来，场上的人们骚动了，那些提议改期比赛的同志，又一次申述了他们的意见。顿时，乱糟糟的念头一个一个从我脑子里闪过。我咬了咬牙又问：

“怎么样，牛子？”

“打！”他回答得依然是那样地果断、坚定。

我又把指挥旗一举，牛子一口气把剩下的四发子弹打了出去，结果全命中了。场上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因为五发四中已经是优秀了，何况这个五发四中是从虎穴里掏得的虎子！牛子提起枪来不慌不忙地退出阵地，过去附在陈冬春的耳根上嘀咕了几句。陈冬春激动地朝他笑了笑，上去打了个五发五中，于是场上又引起了一阵剧烈的骚动。我完全没有料想到，这场比赛的结果竟会是这样！

我还没有正式宣布比赛结果，场上的人们就喋喋不休地议论开了，有人建议让牛子再补打一发，有人主张重新比赛一次。而

牛子呢，既不同意补打，又不肯重新比赛，他一口认定陈冬春是冠军。……我怎么也没想到这场两个人的比赛竟然如此复杂，叫我这裁判员怎么决定才是呢？没等我把意见考虑成熟，事情居然又发生了意外的变化！

报靶员把靶子拖上岸检查了一遍，发现牛子打的那个靶子脑袋的右边还有一个弹着点。这发子弹也真够捣蛋的了，它既不象其余四发那样从人形靶的脑袋中穿过，又不甘不遗踪迹地悄然飞过去，而是别出心裁地从人形靶的右上方豁开一个指顶大的口子。看了这个弹着点，人们的议论更热烈了。多数人的意见是：这应当算命中。咋呼得最响的是陈冬春：“要算的！要算的！风这样大，第一发等于闭着眼睛摸的，这就很不简单啦。要算的！”

牛子呢，根本没有注意人们在争论些什么，他仔细瞅了瞅那个弹着点，又用手指头去摸了摸，咧开嘴笑了笑，幽默地说：“哟，打到耳朵上去喽，说不定还把它打成个聋子了呢！”然后，转过身来，手一扬，吼起来：“这发报废！”

“报废？”人们以惊讶的目光瞅着牛子，问：“怎么报废呢？”

“当然报废，这个不过硬，不要！”

“要算的，按规定也应当算命中！”陈冬春急冲冲地插上去嚷道：“要不算，我那五发都不能算，修正量是你摸出来的，我……”陈冬春说着说着不知是气的，还是激动的，两眼有点泪汪汪了。

多么棘手的一场比赛呀！我这个裁判员该怎么样收拾这个局面呢？按说，这发子弹是可以算作命中的，可是，我知道要把牛子说服可不是件容易事。我看了看表，时间将近中午，上午重新比赛，已经来不及了。我跟两个小分队的干部临时商量了一下，决定暂时不打，回去再作研究。

四

从几次简单的接触中，使我感到我的老战友牛子身上有些东西在发生着变化，这种细微的变化正象分队长说的那样，有时让人捉摸不透。下午，我和徐进少尉商量了一下，想出了个一举两得之计——带牛子一起去海边打猎：一来可以和他心平气和地谈一谈，二来可以亲眼观赏一番他的“快三枪”，再进一步摸摸这个神枪手的底。

风比上午小多了，汹涌的海涛也平息了下来。西斜的太阳以它那金色的光辉照射着大海，湛蓝的海面上波光闪闪。大海把它那怒涛冲天的暴烈性格收敛了，显得柔和美妙。我和牛子一边欣赏着这海上的景色，一边沿着崎岖的海边小道慢慢走着，不知是什么缘故，海上竟然连只鸟儿也没看到。我只管跟随牛子往前走，又绕过了一个山角，牛子突然停住脚把我拦住，迅速地提起枪来悄然朝着山那边的一片海涂迂回了过去；到了一堆礁石后边，伏下身去托枪朝前瞄去，我这时才影影绰绰看到一群海鸭儿正在海涂上啄食。

我屏住呼吸轻步往前靠了靠，在一边伏下身来，两眼紧紧盯着牛子，一颗心莫名其妙地在胸膛里噗通噗通地跳了起来。牛子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不慌不忙地瞄着、瞄着，约摸瞄了五分钟，没有开枪。又过了好几分钟，他还是没有开枪。我的心跳得更激烈了，额角上渗出了大颗的汗珠子。又过了好一阵子，忽然听到啪啦一声，枪机倒了，可是子弹没有出膛。我想兴许是哑火了，不料，紧接着枪机又啪啦倒了，枪声依然没有响。枪机啪啦啪啦连倒了十几次，枪一直没有发火。我再也沉不住气了，心想：这家伙怎么搞的？难道会出这么多故障？我刚想爬过去问个究

竟，突然砰地一声，枪响了，一只海鸭儿应声扑楞着翅翼跌在海涂上，其余的惊得往上飞，就在这一刹那，砰！砰！又是两枪，随着枪声两只海鸭又栽落下来。

“好啊！”我惊呼了一声，拔腿就要往下跑，可是我一看牛子，又把迈出的脚步煞住了。他似乎没有看到落下来的海鸭儿，还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端着枪朝海涂上瞄着，那架势就象是粘住了一般。

“快，快，”我等不得了，大声呼喊起来，“你没看到，打下来了呀！”

我这一喊，把他那架势给破坏了，我俩跑过去将海鸭儿拣起来。我有意把它们一一提起来查看了一下弹着点。其中有两只不偏不倚地正中在脖颈底下的脯心上，而另一只稍偏了点，中在一边的翅膀根上。看着海鸭的伤处，我心里不禁暗暗赞叹：“呀！果然是名不虚传！”不过，我沒敢武断地当着他的面对他的射击技术发什么议论，而将脑子里那个在打转的问题提了出来：

“牛子，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发生那么多故障？”

“谁说发生故障？我就是这种打法。”

“就是这种打法？”我惊异地问道，“啊呀，你真是个开顶风船的，怎么就是这种打法呢？”

“嗯。”他很自信地笑了笑，“突薄弱环节嘛！”

“突什么薄弱环节？用这种突法？”我急切地问。

牛子没有马上回答我，他把地上的海鸭儿拣起来，拴在一起，说：“走吧，回去炒海鸭儿，我请客。”说罢，他把海鸭往肩上一搭，头前走了。

爬上一座山岗，我就喊住他，要他在山岗上坐下来歇息歇息。趁这机会把刚才的那半截问题提了出来。不知什么缘故，这

一问，仿佛触动了牛子的什么心事，他显得有些激动。稍停了片刻，他说：

“你知道不，这座山岗左右就是我们的阵地，”他手指着正前方的海面划了个扇面形，“喏，这一片都是我们包干的。你说，守这样的阵地，光要个五发五中就够了吗？你打得再准，一枪一个不是才五个。五个就完成任务了？差得远哩！要完成任务，就需要几十个五枪五中，几百个、几千个五枪五中，那才过硬哩！可我呢？”

说到这里，牛子向我敞开了胸怀，给我讲述了一段一直埋在他内心深处的往事。

今年开春，牛子去海防委员会参加特等射手集训。结业的时候，一位将军来考核他们的射击成绩，打的也是海上动荡目标。牛子上去打了个五发五中，五发子弹穿过靶子中央留下了一个骰子“⋈”点儿。将军一看，当场表扬了他几句，并且命令他紧接着再打五发。这时牛子的心有些跳了，虽然又打了个五发五中，可是弹着点的散布比第一回大了些。不料将军接着又发出了新的命令：再连续射击十五发。这时候，牛子早有点沉不住气了，心怦怦地跳，气吁吁地喘，手也有点不大听指挥了。结果连续十五发，越打越差劲，末了的两发竟然脱靶而飞了。牛子走出射击台，将军紧紧握住他的手，含着微笑说：“好，你打得不错！不过有一点要记住，对一个射手来说，五发五中绝不是目标，而应当是起点。”

将军的话，还有那两发飞脱了的子弹，就象一把烈火在牛子的心里燃烧起来，他连着几夜都没睡好觉，翻过来复过去地想了很多，将军的意思他是完全理解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是偶然的吗？不。他记得刚当上神枪手的那阵子，打的是十环靶，经常出现三枪二十九环，或者是五枪四十九环，而这个

九环，大都是最后一枪。自从打人形靶子以来，他很少注意这个情况，可也从没有象今天这样一口气打这么多发，因此也从没出现过飞脱子弹的纪录。牛子开始意识到问题虽是今天发现的，可是问题绝不是今天才有的。他想起将军讲的一位射击英雄的故事，那位英雄曾在一次战斗中一气发射了一百三十五粒子弹，打倒了敌人一百一十四名。直打到最后依然是心不跳，气不粗，手也不颤，还是那么心平气和地应付情况……如果敌人再上来，说不定还要再送上几百哩！这英雄有多大的耐性，又多么沉着啊！想到这些，牛子心里猛然一震，出了一身冷汗，他恍然地“唔——”了一声，然后舒展开眉梢笑了。

听到这里，我迫不及待地问道：“那是怎么啦？”

“这还不明摆着，我的薄弱环节就在这里嘛！”牛子笑了笑，颇有体会地说，“你知道我阿爹为什么说我是个开顶风船的？就因为我生就个楞三枪、急性子，管干什么都是个程咬金——三斧头的硬功夫。三斧头再猛能抵什么，你说呢？”

牛子瞅着我大概想试探一下我是不是同意他的看法。我微微地点了点头。他咬着牙根说，“人说生性难移，我非叫它移一移不可！”

牛子这一句话，象一记响锤，噹的一声把我的心豁然砸亮了。于是，那学针线活的架势，那端起枪来磨半天不击发的情景……又一重现在我的眼前，变得那么晶明锃亮。借着这些，我看到了一颗光彩照人的战士的心。我用一种近乎惊异的目光反复打量着坐在我身旁这个憨里憨气的战士，心里很想拣几句最有分量的话褒奖他一番。我还没开口，牛子又天真地向我说：

“老兵（下放的时候他们都这样称呼我），你知道姑娘家为什么比我们小伙子心细，有耐性儿？”

我笑着摇了摇头：“你说呢？”

“那是让绣花针磨出来的。”

听了他的回答，我不禁失声地嘎嘎笑起来了。这一笑，我的这位从来不腼腆的老战友，脸颊上竟然浮起了两片红晕。

牛子憨憨地笑着，顺手把枪托倒过来，从口袋里拔出钢笔，悄悄往那张成绩纪录表上画了两笔。他这一画提醒了我，连忙凑近去看了看，原来他又在一个小方格里画了一个“×”号。我诧异地问：

“这个×表示什么？”

“不及格。”

“三枪打下三只海鸭儿还不及格吗？”

“你看，”牛子指着那只伤在翅膀根下的猎物说，“这打到哪里去了！”

从这只猎物使我联想起今天上午比赛中的那发捣蛋的子弹，我伸手把枪接过来，又细看了一眼，见那张表上的“×”号不是增加了一个，而是两个，这就是说今天上午那场不上不下的比赛，成绩也是个“不及格”。我指着这个“×”号问道：

“这是什么道理？”

“什么道理，你说，打在耳朵上能揍死敌人？”

“哦——你这个宝贝！”我又朝他脊梁上狠狠揍了一拳头：“你这份‘顶风船’开到哪里是个头啊？”

“远哩！这才刚刚离开码头呢！”牛子又傻乎乎地笑起来了。……

当晚，我和两个小分队的干部商量了一番，发出了报告，报上了这个“刚刚离开码头”的选手。

一九六二年深秋

（原载《解放军文艺》一九六三年一月号）